

故宮
珍募
本刊

笠翁一家言文集

等四種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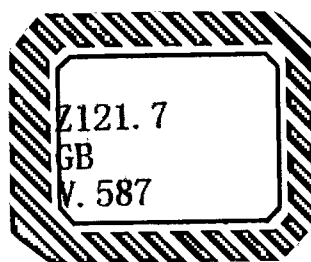
故宮珍本叢刊第 587 冊清代詩文別集

故宮博物院編

笠翁一家言文集

存誠堂詩集

注鶚初刻 沈歸愚詩文稿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九思堂詩稿/(清)奕環撰.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10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九思堂詩稿續編/(清)奕環撰”等 27 種書合訂

ISBN 7-80645-748-8

I. 九… II. 奕… III. 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清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57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587 冊

清代詩文別集

笠翁一家言文集 存誠堂詩集 注鷄初刻 沈歸愚詩文稿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31.7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48-8/Z·26

定價:1850 元(清代詩文別集 28 種共 11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笠翁一家言

初集

書
號
函 冊
登錄號 201448

笠翁之書充溢六合皆屬零星雜刻非其著述本來茲因海內名流每入坊間即詢詩文全集答不勝答是用固請流傳又恐篇幅浩繁購者不易分爲數集次第刊行此其發端者也

翼聖堂主人識



李先先生一家言敘

今天下婦人孺子無不知西湖
上笠翁矣笠翁樸公卿大夫折節
下也予豈能明之中晚士名彙
當時者肯忘若李卓吾後

卷二

筆若陳仲醇卓吾走名多由
其公弱侯重仲醇其名多由某
以元宰重若各其有則其清而
與者即世之握重各笠翁也固
不也弱侯元宰若而人然吾不

能知誰為弱侯誰為元宰矣

笠翁造歷遍天下其所著書數

十種大多寓道德于談諧藏經

解于滑稽極人情之變亦極文

情之變不知者以為此不過談

卷二

諧滑稽之書其知者則謂李子

之談諧非談諧也李子之滑稽

非滑稽也當世之人盡解嘲矣

吾知與之莊語遺德固不可既

與之莊語經世遠不可則不得

不出也。以談諧滑稽為務。魏文
度聽古樂則惺然。聽今樂則
不知勞。為以此。殆則多進焉。夫
天賦多聖人則也。易之所言多
非象也。不必為其事也。然而有

包序三

其理即為其象。多其象即為其
事。上古之所至安在。非今日之
所為。今日之所至安在。非後世
之所為。百世可知。非誣也。談何
以不刪。鄭康成書。秋何以為精。

筆定。意何如。多微。詞何。非聖
人之談。談滑稽乎。故使孝子生
于晉林。登仲尼之堂。入仲尼之室。
自是遺。桓文之事。使聖人生于
今日。而拘之。先生之言。淡矣。

包序四

幅巾。正色莊語。夫人曰。此為
道德。此為經濟。吾知愚者聽之。
無不即事者。聽之。無不拂衣。如
走。然則。聖人雖以不談。談滑稽。
不可得矣。孝子久游湖上。復烟。

霞風月之聲先生詩集卷之四
中室其題爲文章奇蹟而潘伯
其居過名山六川其不表章
煥發司馬子長復位不知誰爲
伯仲也坐翁來選閣璫亦客閣友

包序五

一磬于榕陰也下賦詩贈答端
又請先生悉發底蘊因得所著
百家言金者而快讀焉雖其處也
柴神仙之樂不是過矣是爲序

皆

康熙九年仲秋初吉山陰
自學郎璫題時遠屈
笠翁覽松之居遂以爲

書



包序六

笠翁一家言序

笠翁之名滿天下。天下之爲河
右高唐者。非笠翁之曲。不以歌。
而又有清談家。戶樂焉。才子哉。
笠翁常言曰。漢人之著者。文也。

李序一

晉則清譚。唐則詩。宋則道學。若
元人。則直以辭。辭固元人一代
之著者也。則一代之精靈。固
在此。而其與漢晉唐宋人之爭
鳴者。固竟在此。笠翁固以一代

人之爭鳴于數代者。而以一人
有之。則笠翁固以一人而敵前
此之一代者也。然天下人之知
笠翁者。在此。而笠翁實不出此。
予常與之遊矣。笠翁信辭人也。

李序二

而笠翁之辭。固出于笠翁之詩。
笠翁蓋詩人也。又文焉。笠翁蓋
又能文者也。嘗者王右軍。負有
才者也。人以其書法故。只知其
字。不知其才。則右軍之才。掩于

字元之趙孟頫亦狀孟頫負有才者也人以其書畫故只知其書與畫不知其才則孟頫之才掩于書畫今天下之人知笠翁者在辭矣其於清譚亦既知之

李序三

矣而不知其詩文吾懼笠翁之詩文太掩于辭與清譚如右軍之與孟頫也即其辭人知之以爲元辭也如是而已矣自笠翁言之元人之于辭實有未能盡

其所以爲辭者然則笠翁固自任之笠翁以一人而敵前此之一代者固又以一人而勝前此之一代者也若以彼清談笠翁則俱異矣太史公作孟子荀卿

李序四

傳謂談天衍雕龍奭炙輠過髡其序鄒衍謂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肱尚德若人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佐恠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

語閎大不經先驗小物。至於
無垠。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
術大竝立盛衰。巨載其機祥制
度。推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

卷五

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
地剖判以來。五息推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王公大人。初見
其術。懼然顧化。是重于齊。適

梁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
行。徹席適燕。燕昭王擁彗先驅。
築碣石宮。師之。作主運其游諸
侯。見尊禮如此。笠翁比年歷齊
楚燕趙。又渡孟津。西入秦。登華

卷六

山。立熊耳。覽焉。支祁連之。勝作
賦歸焉。所過之處。人莫不轉語
驚望。以爲笠翁來。相與聚觀。而
王公大人。鞠躬竦候。不啻戰國
諸侯王之于鄒子也。笠翁之名。

其傾動人如此而天下人之知
笠翁者其于詩文尚未及焉吾
知笠翁之詩文然爲辭與清談
掩也今來福州笠翁在焉盡以
其所作者馳予予讀之畢歎曰

李序七

予之知笠翁若以其未盡乎則
天下人之知笠翁又安能盡哉
今讀其詩文又皆獨鳴性籟函
吐萬有較之辭與清譚奚啻由
東蒙而陟岱嶺治河宗而泛溟

渤聽擊筑吹竽之餘而忽聆鈞
天霓裳之奏快心警目百倍曩
時今而後笠翁之詩文庶幾不
爲辭與清談掩非止不爲所掩
且見辭與清譚將爲詩文掩也

李序八

曰序之俾行于世

古夔李長祥謨



一家言釋義 即自序

一家言維何予生平所為詩文及
雜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
而予獨異其辭者維何曰允予所
為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
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
不覲傳於後不過自為一家云所

拉翰一家言自序

微云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
非有摹倣希冀於其中也摹倣則
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勢必千妍
萬態以求免拙竊慮工多拙少
之後盡喪其為我矣蟲之驚秋犬
之遇警斯何時也而能擇聲以發
乎如能擇聲以發則可不吠不鳴

矣然是說也止可釋予一家言不

可以之概天下允詩文之不能求
肖於人者必其天之不足而氣力
學識均有以限之也天人既足我
欲仁斯仁至矣有力能鞭策古今
而古今不為我用者乎我肖古今
古今亦盡謂肖我是同文之書家
絃戶誦之文傳於後也必矣一家
云乎哉

望翁一家言自序

時

康熙壬子仲秋之七日

湖上笠翁李漁自述



一家言文集一卷目次

賦

龍燈賦

菟葵賦

支願賦

歸故鄉賦

記

嚴陵西湖記

黑山記

笠翁一家言文集之一

東安賽神記

文

瘞犬文

逐猫文

放鹿文

傳

秦淮健兒傳

一家言文集之一

湖上笠翁李漁著

賦

龍燈賦

亦遠亦通有氣有物的是神物
吳梅村評
鍊色還聲
美華烟堆
可以摩挲
可以摩挲

笠翁一家言文集之一

明珠尾曳曳兮珊瑚膚寸寸兮水雪甲片片兮琉璃

行將飛而上天兮旦宇宙而不夜不則潛而入海兮

照水國以奪犀我將乘其背而周觀于八荒兮雖夜

游而無須秉燭抑將騁擾于石渠天祿兮縱晚較而

奚事吹藜於時鼓吹富發士女雲隨樂事濃于萬姓

誰聲塞乎九達斯游觀之最勝稱人巧之極奇重曰

龍為靈兮燈有明明可照兮靈乃頑明不察察兮靈

不矜矜斯萬物無遁形兮四海有休徵吾願在天在

田之大人兮胥體此以加民

李贄評
高視于頤
可謂得體

莧羹賦 并序

李視齋評
文亦光怪
陸離

筆翁一家言 文集之一

二

辛卯夏，憇東安賢明山主僧館客者，非針卽餅，而
以菜糊自供，予意所供必草具，不中食者。然見其
色甚可目，味詎不可口耶？咀之香而勻，甘而不噁。
怪謂僧曰：咄咄美矣！胡爲私啖？僧曰：非有羹名，俗
呼菜糊，以其爲家常儉食，不敢進客。客固甘之乎？
余諦視焉，其或紅或綠者爲莧，黃者爲萱，紫者爲
茄，碧者爲苗，爲邊，笋白者爲扁豆，青者爲豇豆，爲
絲，瓜膏之以麴，劑之以醬及薑，然諸菜皆臣屬君
之者。莧，予名之曰莧羹。廚僧知予有癖嗜，自是每
食必莧。每莧必羹，余亦無羹不飽，無飽不吟。賦曰：
譬濁味之滯性兮，盍漱露乎餐雲。依澹泊以明志兮，
須茹素而吐葷。唯和羹之匪易兮，爰罕譬乎宰臣。乃
緇徒之寡營兮，克自旣其良能。挹朝露于未晡兮，采
承羣英。悟兼收之爲益兮，不遺寸莖。置懿筐于飛簫
兮，濯已淨之微塵。泊紫鬚于涓流兮，防風垢之或侵。
察剛柔于緩急兮，雖異入而同升。聽火候之自至兮，
俟衆味之徐凝。知旣熟而猶禽兮，愁一綫之尚生。需

倪開公評
能寫難狀

之於止是
才高

筆翁一家言 文集之一

三

及時而啓，鬱兮冥氣。臭於無聞，登清芬於虛盎。今滿
而不盈，戒炙手而燬煮。今燁而克溫，融衆色爲一色。
今若無色之可名，原無味于有味兮。何辛苦之紛紛，
余驟啜而甚甘兮。知未離乎貪嗔，俟日噉而交忘兮。
覺此味之平平，行將覓于無覓兮。羹于無羹，烏知不
悔斯文兮。多事多云。

支願賦

日載陽兮遲遲，獨晏坐兮茅茨。羅簡編兮隸古，對楮
穎兮難思。忽中腴而外乏，覺神旺而官疲。願無心于
出而不局，外欲入而不閉。無懷葛天之民，伏羲神農
之吏。相爲於無所爲，相遇于無所遇。子墓之喪偶，此
其庶幾。顏子之坐忘，斯爲實際。若乃身世無交，陰陽
息塵。寡愛鮮憎，孰桀孰堯。沉酣乎此間之至味，覺行
起偃臥之無一而非勞。知者以爲緘默而有得，不知
者將謂徒倚而無聊。

歸故鄉賦

昔江淹作去故鄉賦，鮑昭作遊思賦，皆浪遊之賦。

砭也。予少年作客。老大言歸。深聞行邁之艱。始識歸休之逸。爰作歸故鄉賦。賦曰。

黃無傲評
與樂桑詩
來一聯同
其怡悅于
每于久歸
初歸有此
樂境此賦
先得我心

迺莫適兮故園樓。誰莫謹兮遊子歸。悵獨悵夫歲月。適嗟復嗟。此時事非於時。山川蜿蜒。跋涉流連。辛貧畢。諸足蘭。羸穿寒。颺鉅骨。陰靄翳天。馬頭霜。辣僕背。雨酸。歲云徂兮。客緣盡。貨告竭兮。遊與闌。歸期迫兮。心轉亟。家山見兮。到轉難。至乃鷄犬。謹迎。山川相識。農輟鋤。以來歡漁。投竿而相揖。騷朋韻。執索佳句。於奚囊。逸叟間。夫訪新聞於異國。家無主而常扉。草齊

笠翁一家言 文集之一

四

腰而沒膝。燕遷舊壘之巢。鵲喜新歸之客。蟲網厚兮。如繭。蝸蹟紛兮。如織。書破蠹。肥花稀。棘密妻顏。滅紅親髮。增白。幸猶歸之及今。悔長征之自昔。若之何去。家族兮。如讐。以秦越兮。為郵。特下年而役役。豈長夏而不秋。已焉哉。男子生兮。孤矢四方。世莫予宗兮。盍歸父母之邦。采蘭紉佩兮。觀潑引觴。與鼎食而為萍。為梗兮。寧啜菽而為梓。為桑者。也。

記

嚴陵西湖記

李視齋評
是文妙在
不假粉飾
正如西子
正心何假
為妍姸計
而贊治正
於此見文
貴自然有
以夫
王安節評
絕似鄭道
元水經注

武林有西湖。嚴陵亦有西湖。武林西湖。有南北二峯。嚴陵亦有二峯。子未至時。意其效顰于杭。莫之神往。歲辛丑。偶經斯地。周村軍以西征奏凱歸。大會賓客。一時鉅公賢豪。才人墨客。星聚酒酣耳熱。嚴子首建。汎湖之議。諸客樂從。遂移酒核往。呼船未至。先循岸而眺。時日已昃。樵擔下雲。萬壑變態。深淺隱現。非一狀。楓始丹而未勻。有如嫩杏。初裂羣鷺歸棲。林莽又

笠翁一家言 文集之一

五

王安草評
映帶首句
妙

若梨李之爛開。景物移人。幾認白帝為青帝。客之玉詩與畫者。皆喜得異料。云昔人比西湖于西子。言其媚也。予謂在杭者。綽約而綺麗。是既入吳宮者也。此則露倩冶於渾朴。其在苧蘿村乎。舟至而登。不施簪。樺將軍以黃蓋蔽日。卽以代帆。信風所颺而之焉。鼓吹一作魚鳥驚悸。蓋前此未之有也。銀瓶瀉酒。聲與瀑音相亂。繞寶華三匝而後登。嚴之寶華亦猶杭之湖心。但少亭耳。然燕機詩聯無從著跡。亦正以無亭故。是湖以不幸而得幸也。童子折紅蓼入舟。擊鼓

通以助觴政。舟中諱笑與城頭擊柝聲相答。環岸觀者如堵。謂自有湖來不覩此遊舟中何許人。乃能爲此闢荒盛事。噫。果如此言。則今日非他。乃孿蘿女子。子歸日也。因發一笑。顏色催人。遊者去而觀者亦散。時八月二十有八日。同汎者嚴子元復。姚子居石。胡子伊人。宋子彥兮。施子必忠。陶使君康叔。周將軍雲山。暨余而八焉。

黑山記

環東安而獻狀者。賢明百丈。鷄鳴天柱。諸峰。黑山獨登。翁一家言。文集之一。六

退處於後。似不屑入城市。觀然以峻而多峰。亦卒不克自掩。中有一窠。窠中土墨色。因以得名。山形如削。雖有濟勝具。莫能以履登。自潘氏之先有某公者。欲授家政于子而弗遂。乃翦芟藤莽。取道築室于巖。居三年而後歸。累始脫。四世孫牧之。士楨。攻制舉業。而避家務。亦以墮篋往。余辛卯遊東安。二潘下山。願余于賢明。余與賢明僧法上偕往。時方中伏。臂衣而行。至麓。無級可拾。惟于草木間處。猿步而升。既至。喘如吳牛。席地啜苦茗。無算而始定。然志在登覽。雖勞

王左車評
入柳州化境中

聚承爲評
真山水知

此登翁評
中靈山自
開嚴陵黑
山諸翁特
備題耳

弗倦也。二子乃導余縱觀石之奇者。千態萬狀。草木亦自有異。以所見之異。異之也。俛觀下界。綠野如枰。千家基列。烟水鬱然。不可涯際。余登眺之目。自乙酉陟仙華而後。至此復大暢。牧之謂余曰。此山之景。盛于春秋而衰于冬夏。春則錦日烘花。秋則綉風舞葉。最宜者。曉霧半收。萬峰露頂。下方若海。此身疑坐島中。其在冬夏。則蒼鬱莽蒼之外。無他可喜。此正山容條澹時。得免譏彈足矣。胡友譽之乎。余曰。登山如品畫。春秋設色。反不如冬夏水墨爲佳。二子喜。子有別

登翁一家言 文集之一 七

見於是。摘鮮蔬。開藏甕。飲子至醉。日熹微。法上促歸。二子送余于石門。石門者。兩石夾道。中可人行。蓋天設此險。以鎖鎗斯峰者也。二子以此爲送客之限。遂別去。約二三里。忽有人策其後。日入矣。可疾行。順則有虎。余意。王子潛。躡子後。回顧杳然。疑爲山鬼。法上指穹窿處。謂余曰。人聲不在天上乎。仰視。則二子同倚危石。以目送余。自下徂巔。相距萬仞。而聲之下也。如咫尺。則是山之巉險。壁立可概見。是用記之。

東安賽神記

世修產修
相高事神
則有餘
人則不足
供耳目玩
好則有餘
輸國家
乏則不足
有心當世
者莫不表
之並公惜
顯示大
有是莫不
獨以文

新城縣有土穀祠。其神曰劉十三相公者。以六月某日爲誕辰。邑人爭設祭。其爲祭也。非止窮山極海。亦且變錯幻珍。人工鏤琢之巧。無復剝技。一城十五鄉。男婦耆稚畢集。其集也。名爲謁神。而實則觀祭。設祭之家。聞人讚者頌也。則喜有驕色。其因貧而致儉朴者。不以神之見吐爲憂。而憂貽嗤觀者。日昃時微。祭之娛。則闐然騷然。近祠四五里。桑麻豆蔬。闢爲赤地。夫饗神以祈土穀。今土穀先以賽神。役吾不知劉十三相公者。此時安乎。芒背乎。乃至爆竹雷轟。火光電作。有熾然上昇者。有燎然飛舞如龍蛇狀者。然此皆零星小技。一洩而盡。其耐觀奪目。莫如烟火。烟火取像浮屠。爲七級。級爲一故實。自下而上。不疾不徐。樓臺器玩。人物花鳥。旣宛然逼真。亦紛然旁見側出。而不可方物。洋洋乎大觀哉。乃土人猶有少之者。謂其中尚缺數事。不若今歲元宵。邑使者看燈時所設。乃爲大備。又一人曰。往在留都。見某內監所放烟火。絕不類此。此僅有其名耳。噫。一遊戲瑣事。衆見之廣隘。

一家言 文集之一

八

李觀宗詳
滿庭芳
以是傳之
著明出之

不同乃如是。矧越此者乎。余其河東豕矣。因訊爲此一種。所費幾何。工幾何。土人曰。此時硝磺湧貴。須費錢三十貫。製月餘可就。噫。損中人一家之產。較三旬耕作之工。娛大衆一瞬之耳目。乃猶群施責備。無乃傷作者心。獨惜此時。煙未靖。盍儲此料以助火攻。而固區區娛耳目爲父老曰。往時神京未陷。硝磺充棟。逆闖一入。悉爲盜資。吾恨娛耳目不蚤耳。余爲之浩歎嗟乎。細民拮据終歲。被食而外。能餘幾錢。今賽神一晝夜。自設祭演劇。以至種種火焰之費。亦甚不貲。吾又不知劉十三相公者。當如何土穀斯民而始不芒背也。

一家言 文集之一

九